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四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左傳三道

第一道

問供養三德爲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

見而揖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

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第二道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

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第三道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莫而

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

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謹對

穀梁四道

第一道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正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第二道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

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

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第三道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説是謹對

第四道

問雩月何以爲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爲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爲非讓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謹對

公羊三道

第一道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

於春秋矣謹對

第二道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繼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

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illegible]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illegible]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第三道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工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

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宜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 十八變而成卦 八變而成小卦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數者為先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稺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之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圖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

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离兌之象也巽离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四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五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輙上封章言買燈一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来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飜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

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膽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

弭衆言賂伯石以安臣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免者也今　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
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
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
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
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
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
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
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
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
故臣以為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
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
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
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

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鋭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今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冤濫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

人之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茍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劃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録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茍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顧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

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

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户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　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陜西粮草不許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粮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揺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雖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户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陜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　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税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歳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説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歴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歴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

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

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已危空一作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

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寛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虚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

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

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

廣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惣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共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盖數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盖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

亦不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

尤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

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頗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
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
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
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
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
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
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
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

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續添 上皇帝書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

蘇文卷四十五

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産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

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

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鄧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

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為之法不敢償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償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

郡推此行之則卑政修而逃者衰　亦去盜之二端也
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
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一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
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
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

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
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
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
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
以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　陛下稍重其權
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
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
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
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
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敵以

為他用者坐贜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

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

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以向成功建元之間
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
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
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
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
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
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
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
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竊讀頃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
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

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
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
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
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
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
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
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
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
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
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

師騷然 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
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
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
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
本發難於渝瀘 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
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 陛下受此
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
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五而六
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
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
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
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
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
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
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
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
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

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
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旣勝之後禍
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
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
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
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
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
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
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　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

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

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

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蘇文忠公集卷第四十五